

齐宏伟著

Taking Part in Tug-of-War with the God:

Hongwei Qi's Selected Essays

与上帝拔河

除了此时，我们又在哪里与永恒相遇？！除了此地，我们又在哪里与彼岸相遇？！除了此刻，我们又在哪里与真理相遇？！灵性文学作家齐宏伟又一深邃、优美，给人带来温暖与大爱的“惊艳”之作。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与上帝拔河

齐宏伟著

ISBN 978-7-2613-7320-7
出版者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址：陕西师范大学
邮编：710062
电话：(029) 85307004
网址：www.xjnu.edu.cn
定价：35.00元

ISBN 978-7-2613-7320-7
定价：35.00元

图书代号：SK14N1014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与上帝拔河 / 齐宏伟著. — 西安：陕西师范大学
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7

ISBN 978-7-5613-7750-5

I. ①与… II. ①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0015号

与上帝拔河

齐宏伟 著

责任编辑 许嘉璇

特约编辑 张庆棠 喻书琴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政编码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160千
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7750-5

定 价 32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：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：(029) 85303879

序 / 范学德

还活着的时候，就了解生命

我先知道小约翰，后认识齐宏伟。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在《生命季刊》上看到一篇长文《从漂流到回归》，署名“小约翰”。那是首心灵探索之歌，棒极了。我立即通过种种渠道，找到了作者。原来小约翰就是齐宏伟，大学教师，学中文教中文，还是我的山东老乡。他的话里还带着些许乡音，透着齐鲁人的坦诚、朴实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兄弟，两人你来我往，遂成莫逆之交，转眼间，已十五年过去。

这次，他的新作《与上帝拔河》要出版，把手稿给我看，嘱我写序，我说：“开国际玩笑啊，自古都是名人准名人写序，哪有让我这非名人为你这大名人写序的道理？”宏伟虽说不上著作等身，但至少，已快“等盖”了（接近膝盖）。

但是，托不掉。我珍惜这份兄弟之托，就不避友人吹捧之嫌，说几句书友相贵之语，尤其在这难得读到一本好书的年代。于是，我把书稿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并把重点地方标出。没想到，周末外出回来，发现原先所标红线都不见了。崩溃！怎么办？那几天，鲁迅的话反复在我脑袋里晃悠，他说收

存朋友的文字“真如捏着一团火，常要搅得寝食不安，给它企图流布的”。这书真像一团火，在我心里点燃，令我不完成写序任务，就干不了别的事。这不再只是友人所托，更是“神交”，分明是与我的好兄弟在回家路上一边走，一边聊，有着说不完的知心话。

于是，我将十多万字书稿又读了一遍，从头到尾，细细读毕。不但没觉厌烦，反像我在网上听到的一句台词，“是真真地喜欢”。按《红楼梦》的说法是，“益发喜欢起来”。宝二爷是听见“作诗”二字，就益发喜欢起来。而我，看到宏伟兄写的亦文亦诗，也益发喜欢起来。

真正好的散文有诗意。宏伟此书当得起，他本就是一诗人，几年前就曾出过诗集，我读过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淳朴，仿佛闻到泥土芬芳。这本《与上帝拔河》，愈发明显，更有一份诗人情怀在。古人评诗所谓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套用下，《与上帝拔河》的许多篇章，正是“文中有诗，诗中有文”。

不信请看这幅极具诗韵的画面，读读这感染力如此之强的文字——

轻轻合上最后一本笔记，起身关好空调，熄灯，锁门，围好围中，戴好手套，乘电梯下楼，推门，我一下子惊呆了：“哇，下雪啦！”雪下得正紧。放眼望去，远处已是白茫茫一片，近处却只见一片又一片雪花争先恐后地打在潮湿幽暗的地面上。黑乎乎的水泥地似乎正恶狠狠地

对雪花说：“你胆敢落下来的话，我就吃掉你！”

而洁白、无私的雪还在一个劲往下扑，全不顾地面的肮脏和幽冷。

一刹那，雪落无语却匝地有声，似乎正以沉默向我呐喊：昊天有情，穹苍有思，雪正是这爱的使者，虽殒身不恤，定要把这黑暗的世界变得美丽圣洁！

——《恩典的滴落》

不信又看这一幅安静美好、富有诗味的画面——

给我够多的词语，好去描绘这样一个与众不同、独一无二、神秘安静的黄昏。

笼罩着的羽翼般的潮润、温婉、细腻、深邃、幽密与灵动，倏而但又如约，不符预期，无从布置，难以迎候却又慨然而至，到处弥漫的寂静、惊喜，就在此刻袭来，全无声息，轰然而至。

盛邀，心的扑入。

——《这样的一个黄昏》

这样富有诗歌韵味的画面很多，需要慢慢地品，细细地嚼，让那一缕淡淡的诗韵之香，缓缓地浸入心灵。

以诗入文，这使得《与上帝拔河》中的好多篇章，就像一篇篇明清之际

的小品文，短小，精悍，韵味十足，而又一任空灵之气飘逸。请看这第一篇，全文不足两百字——

冬天晚上，炉火正旺，妈妈和我在灯下各忙各的活儿。她做针线，我做小学家庭作业。

屋里很静。

忽然，妈妈很笃定地说：

“你爸回来了！”

我抬头看到了妈妈的微笑。

侧耳细听，只有蹲在火上的水壶在微微响，电灯的钨丝在轻轻颤，屋外只有风在呼呼吹。

此外，什么也听不到。

“听错了吧？”

我犹疑不定地应道。

刚才也许是路人经过？我家老屋后便是一条长街。

就在这时，院里传来脚步声，接着，屋门被推开，是爸爸，走了进来。

这真令我拍案叫绝！尤其是结尾“是爸爸，走了进来。”然后，嘎然而止，正所谓“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”。老百姓说：“编筐窝篓，全在收口。”而如此一收，不在笔下，而在心中，顿有千钧之力。

在《雪》中，宏伟又提到了父母的形象——

童年记忆中的雪，就像唐朝刘长卿诗所说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

那风雪夜归来的，是妈妈。她带着一脸疲惫推门进来，在门口把脚上的雪跺下来，爸爸起来帮她掸掉棉袄后的雪，关切地问：“借到了吗？”

妈妈摇摇头。

为了供我和姐姐、弟弟三个上学，爸妈真没少操心。这次到亲戚家借钱，又没借到。

天寒地冻，越发使我们住的房间贫穷起来。

“借到了吗？”这一声询问，在那个风雪夜，不带一点那漫天遍野的洁白和纯净，却是无尽的严寒冻僵人心。

这样清醇精短的小品文一篇又一篇，如《看火车》中父亲背起了弟弟走在山岗上，如《天使的脚印》中爸爸和女儿一起看台阶石块，如《爱，撑起一片天空》中那个一直到高二都读不懂课文的孩子，每次考试几乎很少及格，但父母“从来没责备过我一句”。再如《有永恒在你目前做的事上吗？》中的那个老人，在临死之前，走了很远的路，之后又开了两天车，来见她多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，只问了一句话却改变了他一生：“有永恒在你目前做的事上吗？”又如《桑葚正红》中全家采集野生的桑葚吃，其乐融

融。桑葚，在我们那里叫桑枣子，小时候，那就是我们的天珍。还如第二辑最后一篇《月》，宏伟和高中时代好友在月夜沿着沂河散步，走着，谈着，“走得忘了时间，时间也忘了我们。”此情此景，一下子就把我带进了生命中那些最美的景色片段，似乎自己也正与好友在日光下，在月光下慢慢地走着，谈着。

中国小品文，以“空灵”为上品，行文飘忽而澄明，气韵生动且超脱。但由于只有我，只有自然与佛和道，最多也只能达到一个空的境界，“到头来，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”而宏伟的文章则进到一新境界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那就是“喜悦”，这是“从灵魂深处涌上来的喜悦”。这喜悦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，而是“以神圣灵性和智慧为乐”，那流布天地的神圣智慧成为人心灵深处最大的喜悦。他深知自己是造物主心疼的孩子，被深深地爱着，因此，靠着那至高者无尽的恩典，他可以喜悦地在地球这一摇篮中生活。孔子叹息“天何言哉”，宏伟却能敬聆圣言，传以慧语。自然不再自然而然，而是神圣使然。这份启迪，足以醒豁全篇。

且看他解陆游名诗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：“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一反前人的“无比惆怅”和“十分痛苦”，宏伟说，诗翁的心境是这样：“我怎么就忘了自己本来是一个诗人呢？我现在不正在细雨中的驴背上吗？哪里还有比眼前更好的风景和心境？这细雨是多么有情致，这小驴又是多么有趣味！”这是放翁心境还是

小约翰心境？不可说，不可解，微微一笑。

看他写《花》，写紫荆花，百合花，蒲公英小黄花等，他悟出了什么？“大地实乃造物主的花园。”“对我来说，花是造物主的手语。”“手语”二字，真是妙不可言，有多少颜色、形状和芳香，在那手语上流淌。

看他写《看火车》，经过几十年后，他体会到：“上帝从来都是最公平的，他可以让一张普通的葱油饼成为最可口的食物，让最后一节绿皮火车车厢成为最美的风景。”是啊，我在看风景，同时成为这风景中的一道风景线，因为创设风景的至高者用爱在注视着我。

面对岳父去世前点头说“我信”，宏伟顿悟不管对逝者还是生者，“人生若真是只能赌一场的赌博，我就赌有上帝和天国。赢了，会赢得一切；输了，反正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。”

至于看到的最美那场大雪，十年后，宏伟终于体会到了，这是“恩典的滴落”——“直到近来读了英国作家路易斯的一段话，我这才恍然大悟。他说我们注定无法只在今生此世的物质斜坡上生存，必须要靠与彼岸世界有联系的感觉活着，在某些醍醐灌顶时刻，我们头顶裂开了一道缝隙，彼岸世界的恩典透过这缝隙滴落下来。这些滴落的恩典会引导我们去发现尚未寻觅的一朵花之芬芳，尚未听见的音符之回响，尚未前访的一个国度之讯息。这就是‘恩典的滴落’。”

那一次看长江。他写——

不一会儿，就看到太阳似乎一跳一跳跃出江面，霎时间，江面敞亮起来，发光起来，整个浩荡江水正滚滚不息、争先恐后地流到那壮丽红色中去。鸥鸟也顿时兴奋起来，大片大片旋转着，尖声鸣叫着，歌唱着，欢呼着。整个早晨，整个鸟群，整个大江，似乎都在为这一刻的美献出它们自己。这仿佛是宇宙间一个无比辉煌的宗教仪式。我也情不自禁地欢呼、赞美和祈祷起来。

我顿时明白过来，江水、鸟鸣和各种声响，一起唱着一首雄浑的赞美之歌。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听错了。我们听成了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愁绪，我们听成了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的孤苦，我们听成了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怅惘，我们听成了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的空幻，我们听成了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萧瑟，我们听成了“惆怅南朝事，长江独自今”的悲叹。

彼时彼刻，我听到的却分明是江水奔流到海的声声咏叹和阵阵赞美。它们歌唱着的，不是一首人事浮沉沧桑的歌，而是宇宙应与感恩的歌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也成了一个小小的却是有知觉的、灵性的、赞美的音符，被早晨第一缕阳光抚摸、穿透和淹没，淹没在整个宇宙的这首大合唱中。

整整十五年过去了，直到如今我还清晰记得，灵魂惊艳刹那！

加入到这个大合唱中，宏伟的歌就成了生命之歌，灵性之歌，喜悦之歌。

在王尔德的剧本《小镇》中有一段经典台词——

爱米莉：有人还在活着的时候，就了解生命吗？……每一分钟都了解？

舞台监督：没有。（停顿）圣徒和诗人，也许……他们了解一些吧！

再思这段话时，我心中流出一丝喜悦，宏伟不正是“圣徒和诗人”吗？他对生命“了解一些”。他的了解，融汇为一点，那就是恩典，即至高者无尽的爱。这爱与恩典浸透在他每天普普通通的生活中，让他在平凡中看到神圣，日常里体会到超越，甚至从恨与苦中，也能品出神圣之爱。于是，他写清晨，写黄昏，写月亮，写花，写树，写风，写他爬过的山，写他和女儿一起玩，写他读的书，写他教过的学生，都是普普通通的景，每一天发生在他身边的事。就是在这样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里，活出今天的恩典，活出此刻的永恒。他说——

多年后，我才明白你经过我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神迹就在我们身边。意义高于我们，那不是给活着一个活法，而是经由活着展示那份隐然并将显然的活法。

你说——

除了此时，我又在哪里与永恒相遇？！

除了此地，我又在哪里与彼岸相遇？！

除了此刻，我又在哪里与真理相遇？！

就在这里，就在今天，他见证生命和赐给生命的恩典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书屋举办讲座后，一个听众和他一起上了车，在车上继续辩论直到路尽头：“第二天，打开手机，看到有人在凌晨给我发的短信：‘你也许想不到，我又沿着七十路车的路线步行二十公里走回了丹凤街，因我没钱打车。走了一夜，也想了一夜。你说的有一点是对的，自由应该有根基……’”

更有意思的是另一次旅途，宏伟坐绿皮火车回家，凌晨，和同座位的一个小伙子畅谈上帝的爱，恩典，罪，讲一个救赎故事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事——

火车马上要到一个站点了，小伙子一下站起来，说：

“我要下车了。”

我站起来相送，握着他凉凉的手，望着他红红的眼睛，说：

“欢迎去我博客逛逛，百度搜索‘小约翰在这儿呢’就可以了。”

他嘟囔了一声“好的”，腾腾跑远了。

我刚坐下，他又跑回来，说：

“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跟你……拥抱下？”

我喜出望外，连说：

“好，好！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？我可以为你代祷。”

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：

“不必了。”

我们紧紧拥抱了下，随后，他飞快跑下车去。

后来，我在自己博客上收到一张“纸条”，上边写着：

“谢谢你的故事。你大概永远不会想到，我是一个小偷。那次在火车上，本来拿了你的手机，后来拥抱时，我又还回去了。这个纸条其实也多余。不过，想到有人在寒冷的清晨六点给我在火车上讲一个那么温暖的故事，还是感动不已，才有了这么一张很难令人相信（也包括我在内）的纸条。”

这个故事的结尾一开始令人难以置信。我再看一遍后却笑了，上帝的奖赏有时真在人的意料之外。

也是因着这恩典，连往事也被重写了，心灵多了一片夜空。在《灵魂惊艳刹那》，宏伟记述了少年往事——

我带着手电筒来来回回在野外地里走了半夜，后来手电筒不亮了，

机井的水用完了，水流变小，爸爸喊我说我们家的地快浇完了，让我先回家睡。我紧绷的心放松下来。在四处蛙鸣中，猛抬头看到整个低垂的浩瀚星空，一颗颗大星如此明亮，就像发光宝石，离我如此之近，就像一伸手就能摘下来。一颗流星滑过天空，好像就落在前边的麦田里。我从没发现星空这么近，也这么挤。它们正张开手臂接着我，要把我拽进怀里，让我也变成一颗星。看着看着，自己就像要飞起来。在一种异常清醒的恍惚中，我似乎变成了一颗在地上行走的星。每颗星都是一块燃烧的石头，而我也是一块正在散发着热量的石头。到哪一天，我会变冷变硬，消失在这甚至要把星空淹没的无边麦地？

过了这么多年，宏伟终于看到了星星闪耀着的光背后那来自永恒之光，正是这光，使他能看见，并重新看见自己昔日已看到过的那一片风景。

大诗人弥尔顿说：“能了解每天在我们面前的事物，是莫大智慧。”宏伟加了一句：“而能了解上帝的荣耀和人性的幽暗，则是最高智慧。”（《暗与光》）他还说：“踱步到太平洋边玻璃教堂中，我闭上眼睛，感受到风般的圣灵吹过我心，那神圣的风暴。我因认出了那风暴，而激动如大海。”（《风》）

宏伟曾不断地问：“我们目前最需要什么？”“我们为什么走不进信仰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我们目前最大的需要，在我看来，是对‘信仰’和‘真理’的需要。”这是浸透了真理的信仰，是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信

仰，在它的每一片上都打上了一个字：爱。这爱，闪耀着永恒的真理之光。

该收尾了，写得太长了。在重读中国古典四大名著《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》这篇文章中，宏伟说：“这遍重读，我读到的分明是中国人的精神密码和中国人的灵魂求索。在我看来，四大名著都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：人生天地间，到底该怎样活？它们都试图从精神高度为人找一条出路，为人生找一种活法。而此出路和活法，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。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，走的是‘入世’路线；而《西游记》和《红楼梦》深受佛道文化影响，走的是‘出世’路线。”

正当我为宏伟的思索而眼目一新时，我立即看到接下来他写的一句话：“金庸《神雕侠侣》中，郭靖对杨过说，只有‘为国为民’，才是‘侠之大者’。”顷刻之间，我的视线模糊了，不同的画面重叠起来。那是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，将近上午十点，我第一次听宏伟讲写作，并且说到了金庸的小说，说过后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八个大字：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。”转过身来，他正要解释，突然有不速之客闯进，这场纯粹的文学讲座被叫停，原因你懂得。

我仿佛做了一场噩梦，恐怖的画面一个接着一个。过了很久之后，我醒了，但心还在痛。从那以后，我常常拒绝喝茶。但我们也真成了患难之交。

但宏伟毫无怨戾，有的只是感恩和悲悯，就像《狱·释》中那位老人家

的经历。也许，这就是此书中最重要一点，你看到了喜乐，你看到了平安，你看到了爱，但你更在这一切之中看到了更新与饶恕，只有经历更新与饶恕者才甘愿投降，不再与上帝拔河，从此，“看啊，一切都成为新的了”。

这样的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，而是从经历了更新与饶恕的心里流淌出来的。我祝愿它流注到更多心田，使更多荒芜、干渴的心得到滋润，这比得到多大的美的享受都重要，尽管这些文字从头至尾篇篇都是美文。

二零一四年二月底至四月初